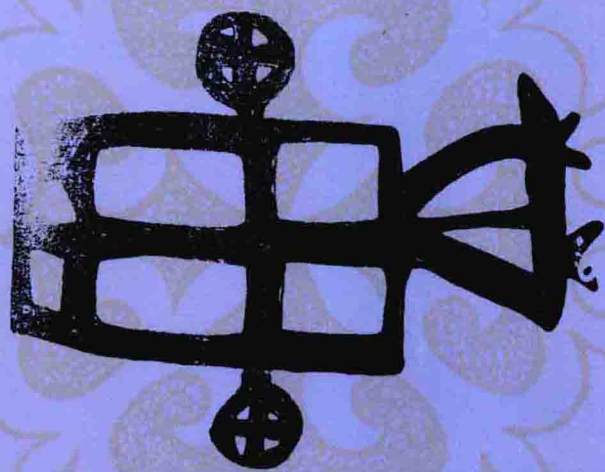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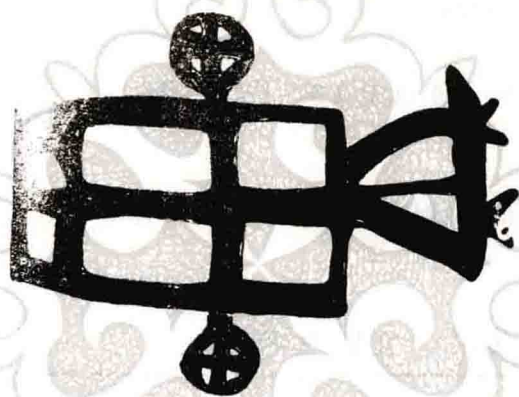


虚掩的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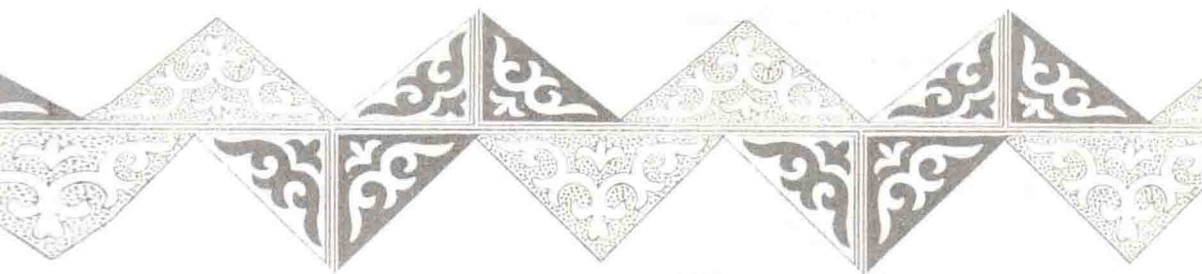
高炯浩◎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虚掩的门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虚掩的门 / 文昊主编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0
(亚洲中心文化丛书)
ISBN 978-7-5469-4448-7

I. ①虚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4354 号

亚洲中心文化丛书 文昊 主编

本册书名	虚掩的门
作 者	高炯浩
图片提供	东 润 晏 先 冯 刚 翟克伦 程 春 文 昊 文 焱 向 京 王树声 王琦忠 杨 洪 陈 龙 张永江 甄希林 马 鸣 新 博 锦 兰 hanswang
责任编辑	高雪梅
装帧设计	党 红 李瑞芳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社 址	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(邮编:830026)
电 话	0991-3773930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10.25
字 数	127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4448-7
定 价	29.8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 走马天山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|
| 2 | 千古绝唱魔鬼城 | 21 | 青格达湖散记 |
| 4 | 新疆一绝鸣沙山 | 23 | 温 泉 |
| 6 | 天山神秘大峡谷 | 25 | 地下“运河”坎儿井 |
| 10 | 奥依塔克探幽 | 28 | 伊犁秋色 |
| 13 | 神山圣水 | 30 | 博尔塔拉走笔 |
| 16 | 天宫玉镜落天山 | 32 | 博湖喇嘛庙记 |
| 19 | 布伦托海渔歌飞 | 33 | 流沙河·高老庄·叠瀑峡 |

第二辑 神奇西域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|
| 37 | 草原石人 | 49 | 烽燧狼烟梦汉唐 |
| 39 | 康家石门子岩画 | 51 | 香妃墓里故事多 |
| 41 | 金发女郎睡千年 | 53 | 艾提尕尔清真寺 |
| 43 | 八卦城里含玄机 | 55 | 锡伯族的“西迁节” |
| 45 | 神秘消失的古楼兰 | 57 | 英雄史诗《江格尔》 |
| 47 | 石头城小记 | 59 | 千古史诗《玛纳斯》 |

第三辑 珍奇动物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
| 62 | 天山雪豹 | 76 | “空中霸王”秃鹫 |
| 64 | 高山霸主野牦牛 | 78 | 新疆北鲛活化石 |
| 66 | 短跑冠军藏羚羊 | 80 | 蓝天碧水白天鹅 |
| 68 | “敢斗恶狼”的马可·波罗盘羊 | 82 | 四爪陆龟行天山 |
| 70 | 河狸重返乌伦古河 | 83 | 喀纳斯水怪 |
| 72 | 野马,在卡拉麦里山奔跑 | | |



目 录

第四辑 珍奇植物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
| 86 | 冰清玉洁雪莲花 | 94 | 壮哉！胡杨林 |
| 88 | 库尔勒香梨甲天下 | 98 | 神木园里的“树精” |
| 90 | 朝贡御品哈密瓜 | 101 | 怪哉，无花果 |
| 92 | 无核葡萄甜天下 | | |

第五辑 风土人情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04 | 新疆珍馐 | 124 | 中国的“热极”和“寒极” |
| 107 | 抓饭香气飘千家 | 127 | 沉沉一线穿南北 |
| 109 | 艾德莱斯绸 | 130 | 霍尔果斯的“洋倒爷” |
| 111 | 高空走绳“达瓦孜” | 134 | 百岁老人此乡多 |
| 113 | 高原鹰笛响云霄 | 136 | 麦盖提的刀郎人 |
| 115 | 英吉沙小刀 | 140 | 历经沧海罗布人 |
| 117 | 最后的土陶艺人 | 143 | 人间仙境图瓦人 |
| 119 | 土陶断想 | 146 | 沙漠腹地克里雅人 |
| 120 | 高台民俗 | | |

第六辑 珍玉奇石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149 | 和田玉考 |
| 151 | 玛纳斯碧玉趣闻 |
| 153 | 亿年美石硅化木 |
| 155 | 恐龙沟里锁恐龙 |
| 157 | 天外来客银牛石 |

新疆珍奇 XINJIANG ZHENQI

第一辑

走马天山



千古绝唱魔鬼城

新疆一绝鸣沙山

天山神秘大峡谷

奥依塔克探幽

神山圣水

天官玉镜落天山

布伦托海渔歌飞

青格达湖散记

温泉

地下『运河』坎儿井

伊犁秋色

博尔塔拉走笔

博湖喇嘛庙记

流沙河·高老庄·叠瀑峡



千古绝唱魔鬼城

摄影 / 晏先

新疆地僻人稀，广袤旷远，胜境奇景，随处可见。本文要说的魔鬼城便是其中之一。

我去的魔鬼城是乌尔禾魔鬼城。在诸多魔鬼城中它是座小城，大的还有奇台魔鬼城、拜城克孜尔魔鬼城。乌尔禾魔鬼城顶多算是个“乡镇”或是“村庄”，但由于此处离公路近，名声远扬，故而百分之九十的旅行者看到的都是这座“魔鬼镇”。

远看乌尔禾魔鬼城像座古老的城堡，绵延起伏，鳞次栉比，要比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宏伟得多。

车子下了公路，东行四五千米便进入了魔鬼城的街道，此时我们的心情也由好奇转成惊愕。所谓的“街道”诚如鲁迅先生说的：“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路。”不过这是风“走”成的路。你就顺着如诸葛亮摆的“八卦图”似的营盘，任意走去，处处皆景，美不胜收。这时司机小赵提醒大家，必须集体行动，不得单帮独行，一旦迷了路，只有死在里面的份了。这虽有故作惊人之语之嫌，但大家听了，也都

谨慎起来。

我们放慢了脚步，仔细观赏品味。但见“街道”两旁兀自耸立着奇形怪状的各类“雕像”，其造型之奇特，状貌之精绝，即使米开朗基罗见了也会为之赞叹。

你看那横卧在地的，如狮、如豹、如牛、如千年海龟，这是写生的最好静物。而那些半立和前倾的，如饿虎啸天，如恐龙回首，至于那些拔地而起的，则如柱、如树、如伞，有的峭然挺立，如定海神针，有的连绵起伏，如城堞的垛口，有的像窗门紧闭的楼房，有的更像半壁倒塌的破屋。我看那破屋像是黄土夯成，便伸手试图抠下一块，谁想那黄土却像用砂浆灌成，休想掰下半块。

再向里走，风景愈来愈让人感到诡异和恐怖。你看对面的山岩长得像豹头环眼的巨灵神一般，左侧的则张牙舞爪，如群鬼跳踉。我们同行的是三男两女，其中年纪最轻的小韩，大概新奇过后有些视觉疲劳，便叫道：咱们干脆坐下打牌吧！他的提议得到其他三人的赞同，立

刻找到一处避风之处围坐下来，我则依在“魔鬼”脚下休息。这时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地上，像是给我盖上一床无形的缎被，身下柔柔的细沙像鸭绒棉毯，让人感到无限惬意。搭眼望去，蓝天高远而纯净，纯净得就像是童年的梦境。我慢慢闭上了眼睛，仿佛就要飞向沉沉的天国或冥冥的地狱，和天神交谈或与魔鬼对话……

正迷蒙间，忽听一声女子的尖叫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蜥蜴钻进了李小姐的裤腿，她跳起来猛喊，那只蜥蜴仓皇逃遁，小韩追上猛踏一脚，蜥蜴却丢下尾巴逃跑了。

一场虚惊让大家早没了打牌的兴致，人们伸伸懒腰准备返程，谁想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，沟口里突然窜出一只黄鼠狼，跑到近前才发现了我们，它猛地来了个“悬崖勒马”，两只前腿做了个抱拳作揖的动作，然后回转身，颠颠地逃跑了。

黄鼠狼诡异的动作让我们有些不祥之感。这时一阵旋风，整个魔鬼城似乎都抖动起来了，小韩戏谑地大叫一声：“鬼来了，快跑呀！”大家哄笑着随风快步地走出了魔鬼城。

回来的路上，有人问起，这魔鬼城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？戴眼镜的老赵说，是风的作用，因而它也叫风城。对于老赵的回答，我仍感到似是而非，讲得太笼统，仍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曾来过一次的大陈问大家，你们知道魔鬼城里什么最可怕吗？大家没有回答，静听他的下文。他自问自答地说，是半夜风起时“女人的阴笑”。

他说，四年前他和两个朋友，租了个拉链式的小帐篷，在魔鬼城住了住了一夜。其中一位公安朋友还带了一把枪，他们根本不怕坏人和野狼。谁想睡到半夜，突然刮起了大风，风声如同阵阵阴森的女人的笑声由远而近，让人毛骨悚然。三

个人用身子压住帐篷角，勉强保证帐篷不被吹翻，但那风吹打着帆布仿佛就像有人用脚踢打似的。最可怕的是那狂风吹奏出的女人的“阴笑”，那凄厉的“笑声”让他一辈子都忘不掉。

回家后我查了有关魔鬼城的书籍，书中云：魔鬼城是地貌学上对风蚀城堡的俗称。它产生在基岩裸露的地区，由于岩性软硬的差别，在强劲风力的吹蚀作用下，逐渐打磨形成形态不一的岩状。

书中进一步解释说，新疆四周环山，南北疆都有较大的峡谷和谷口，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湿冷空气流经谷口进入新疆，沿途形成长时间的区域性大风，吹到花岗岩上也许不会产生什么作用，吹到沙石岩上便会将结构较为松散的砂粒吹下，久而久之，风便将沙石岩“雕刻”成了千姿百态的形貌。地理学将这些地方称之为“雅丹地貌”。

书上的讲解，我大致明白了。至于魔鬼城大风时的奇异响声，我想，风假如在旷野上吹动，并无阻碍物，它就

仅是风声，但大风吹过的是如埙、如洞箫、如喇叭一样的怪异通道，形成的响声自然也就“不同凡响”了。

特异的自然环境，造成了特异的地理形貌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魔鬼城虽然是个凶险的名字，但世间其实是没有鬼的，怕的是人心里有了鬼。



摄影 / 晏先



新疆一绝鸣沙山

假如你和内地人闲聊，问他知道鸣沙山吗？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，知道呀，不是就在甘肃敦煌嘛。如果问其第二座在什么地方，百分之九十的人会回答说不知道，有些则会回答好像宁夏还有一处。那是指宁夏的沙坡头沙山。

听到这种回答，我往往心中十分不平。其实新疆起码就有三处鸣沙山，规模都要比敦煌的大三四倍，音响也比敦煌的更有特色。它们分别是巴里坤口门子柳条河处的鸣沙山；木垒县东北120千米处的鸣沙山；阿勒泰靠近边境线的鸣沙山。也许这里太遥远也太封闭了，居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。然而不管怎么说，这三座鸣沙山哪座都确实要比敦煌的那座大。

我去过巴里坤的那处。从哈密市北行过了口门子，一路便是碧波万顷的草原。这里芳草萋萋，白云悠悠，风光旖旎。远处的点点毡房如朵朵雪莲，又似雨后蘑菇，灿然开放。赭黄的牛群和雪白的羊群，徜徉在绿色的草地上，勾勒出草原的恬静和安详。

大自然就是这样的奇妙，不知是草原的沙化，还是绿色包围了沙丘，在这绿草茵茵的草原里突兀横卧起一座沙山，沙山相对高度最高处为100多米，西北走向，西坡缓平，东坡陡峭，远处看像是座黄光闪烁的金字塔。

为了爬山方便，人们自然都选择平

坡。然而平坡虽然角度较小，但爬起来也绝非易事，一脚踏上去，沙子便淹没膝盖，还没有迈出后脚，前脚便又滑了下去，这种进三步退两步的爬攀让人始知跋涉之艰。好在沙子细软如面，绝无鹅卵石和其他碎石，踏上去脚心痒兮兮的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好。

人们爬到山顶，便先坐在那里喘气小憩。因为一个人滑下去，掀不起多大“风浪”，沙鸣声音很小，须细心聆听才闻声息，若等大队人马都爬上了顶峰，在统一号令下，大人孩子一起像玩滑梯似的溜下来，沙内便会发出种种奇声，有时如大风轰鸣，有时如鼓乐齐鸣，有时如琴弦拨动，有时如清泉叮咚，声音时急时缓，时高时低，抑扬顿挫，不绝于耳。及至人们滑到山下，那声音并不嘎然而止，而是继鸣有时，余音袅袅。每逢这时，大家并不立即起身，而是仰卧在沙山脚下，静听那沙鸣的“最后乐章”。

你可能会想，不断有人从山顶滑下来，带下一堆沙子，天长地久不就没有坡度了吗？这个请你放心，这沙山说来奇妙，你刚拔出腿来，那沙窝便很快自然复平。风势不大，但细沙却不断地从下向上“流淌”，沙山便还是原来的高度，山势还是原来的坡度。人啊，永远拗不过大自然的魔力。

等三四个“交响乐”欣赏过后，人们

有些疲倦了,开始三两成群的“自由活动”。有的横着身子滚下来,有的脚上头下倒着下滑。有位倒滑者中途受阻,挡在了半山腰里,他突然高叫:“呀,太美了,倒躺着看,风光更美丽!”他的惊叫让大家都来效仿,效果果然不同凡响。仿佛天更蓝了,云更白了,还有一种虚无缥缈、魔幻无穷的感受(自这次鸣沙山之行后,我每逢到天山野游,都要告诉同伴感受一下倒躺的感觉,大家尝试后,都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)。读者们若去天山不妨一试。

鸣沙山为何会响?宣传部的杨小姐讲了一则悱恻凄婉的故事。她说,当年樊梨花征西时带来一队亲兵,都是十七八岁的妙龄女子,在一场厮杀中因敌众我寡,被敌兵团团围住,敌将大喊:“捉活的,带回去慢慢受用。”亲兵不愿受辱,最后全部战死沙场。这些亲兵有的尚待字闺中,有的家中有夫,她们将灵魂托付于沙山,于是鸣沙山便有了擂鼓出征或喁喁私语的响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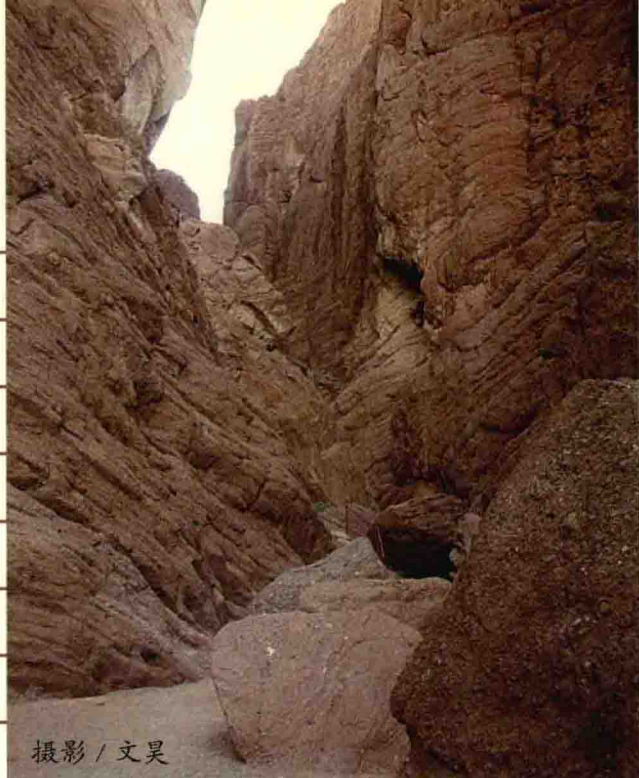
传说是否于史有据,我不得而知。但在鸣沙山周围,确实有樊梨花的下马石和更换征衣的地方。

沙鸣的真正原因,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课题,至今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最后还是我国已故的地理学家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揭开了谜底,他在考察了宁夏的沙坡头沙山后,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:“凡沙丘高大、陡坡,沙里有泉涌出的地方,如果又都是细沙,因矿物成分大部分是石英,由于表面干燥,一经摩擦便会发出响声来。”竺教授往下又讲了许多科学原理,因理论深奥,不便抄录,但总体原因是摩擦生热,热能转换成电能,电能转换成弹性能,弹性能由于振动,发出了响声。

新疆到底有多少鸣沙山?据说还不止我上面谈到的三座。考察过罗布泊的科技人员讲,罗布泊的沙子也会“唱歌”。如果这是事实,那可是个庞大的“鸣沙海”了!只是能去罗布泊的人太少了,到巴里坤和木垒感受一下还是很方便的。



天山神秘大峡谷



摄影 / 文昊

内地的作家来到新疆采风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“神秘”。见到一座沙丘称“神秘”，看到一条山溪也称“神秘”，甚至天上飞过一只鸟，地下跑过一只兔，都高喊“神秘”。读到这些文章，时时让我生笑，这也“神秘”，那也“神秘”，真的神秘吗？少见多怪！

时至2002年，新疆各大媒体突然同时爆料，南疆库车发现“神秘大峡谷”。这次是新疆本土记者使用“神秘”了，这便让我精神一振，随即又被疑惑所吞没。新疆虽然地僻人稀，但近年随着人口的增多，交通的发达，有什么地方走不到的，偏偏今天才发现了这处“神秘”？但既然各家报纸都在爆炒它，我还是对这“神秘”去处也多少心怀神秘了。

一天，阿克苏新闻界的一位朋友来访，我问，去过库车大峡谷吗？那里的风景到底如何？他回答：确实很好，值得一看。

既然风景很好，为什么现在才被发现？他回

答，大峡谷附近就有维吾尔族村落，只是老百姓从小就见惯了这些赭红山崖，又没去过远的地方，认为山崖就应该这样红，山谷就应该这样险，没有比较，就不知价值。直到2001年夏天，一位维吾尔族巴郎（小孩）到峡谷的山上采药，不料天下大雨，巴郎在慌不择路中发现崖下半山陡壁上有座山洞，便钻进洞中。让他吃惊的是，山洞四周画满了画，摆满了人，而且都是胖乎乎的女人（因杨贵妃丰满，唐代便以肥为美，唐朝壁画佛相尽皆如此）。

雨停，巴郎子一路狂奔，跑到乡政府“报案”。说他在一个山洞里碰到了一洞光屁股的“洋岗子”（维吾尔语女人）。乡长大惊，此地民风纯朴，哪会有一群光屁股的“洋岗子”在山洞里聚会！

待询问清楚，便向县文管所打了电话，文管所的专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爬上了那座山洞，回来向政府汇报，天山南麓克孜利亚山谷

里,发现一处千佛洞。

这事又惊动了自治区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,纷纷赶来,考察佛洞,同时又“发现”了山谷。呀!这是条多么神秘的山谷啊!

于是,天山神秘大峡谷这才横空出世了!

记者朋友的一番带有传奇色彩的介绍,勾起了我对大峡谷的无限向往。大峡谷,你果真让世人都会惊叹:啊!库车大峡谷,神秘啊,神秘!

尼桑越野车顺库车河逆流而上,带上我的那颗爱美的心飞越千里戈壁,直奔朝思暮想的景点。车过小康村,窗外的风景便开始了“预报”,只见左角的山崖突兀挺拔,峥嵘陡峭,更奇异的是山体通体赭红,像燃烧过的石头,像飞涌的铁的血液。司机告诉我,整个神秘大峡谷,差不多都是这种颜色。

车子终于在峡谷谷口停了下来,一下车我便被它的外景震撼了!谷口两旁高耸着斧砍剑削般的高崖,山体像是一场战争之后被战火焚烧过的一样,也像北京的香山深秋的红叶,只是那赭红比霜后枫叶更加深浓。新建的山门高大宏伟,迟浩田将军题辞:“天山神秘大峡谷”,恢弘大气,大有气吞万里如虎之势。厢房两侧题词云:云映山山映峡映泉誉九州;雾藏月月藏谷藏洞洞辉千佛。不仅对仗工整,而且含义耐人寻味。导游徐小姐是位很有经验的“名

导”,为了增强大峡谷的神秘氛围,她没有径直把我引进景区,而是指着面前的河流问我,知道这是什么河吗?我说知道,是库车河嘛。徐小姐莞尔一笑说,它原名叫子母河,《西游记》中猪八戒便是喝了这条河的水才怀的孕。

我听了顿感兴奋。南疆之行,基本沿着丝绸

之路走过来的,想不到一路几乎是按着孙行者的“行军路线”走的。穿高老庄、涉流沙河,现在又到了子母河,那吴承恩老头儿莫非真的到过西域三十六国?

小徐让我把目光越过子母河,投向河对岸山坡,问我,看到山上有什么东西吗?我略为打量后说,好像是一片坟地。小徐故意卖关子说,你再细看。等我再认真一看,不禁大骇,原来满坡都是死人骷髅!

小徐从我惊骇的目光中得到答案,便解释说,这全是光和影的作用,假如你爬上对面的山坡,你会发现那里一马平坡,既无坟头更无骷髅。

还未进景区,大峡谷便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这里果然是神奇诡秘呵!

我随着小徐翻过了一堵形似“映门墙”的



摄影/文昊

山包开始进入峡谷。徐导指着迎面山上的一块石头说,你看它像什么?我去过陕西扶风,便脱口而出。武则天的无字碑呀!小徐笑了,调侃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,这块碑是请了几名文人共同发现的。等到我转到石背后才发现,它就是一块圆鼓隆咚的大石头,却将平面、长方、光滑的



一面留给了游人。

小徐的导游风格和别人不同，一般导游总是把导游词背得滚瓜烂熟，填鸭似地传授给游人。徐小姐则不然，她总是提问式发挥你的想像，这对我这种自认为是文化人的人自然增加了不少乐趣。

我们再向里走，徐小姐指着对面高崖一处



摄影 / 东润



摄影 / 东润

山嘴问，你看那山嘴里是何物，我搭眼望去是一只黑狗卧在那里。小徐问是黑狗吗？我说是黑狗啊，只是屁股上有一片黄毛。小徐又追问一句如果是狗为什么能爬到这样高的山嘴？我只有反问，你们为什么把黑犬养到山顶豁口里。小徐笑了，她说还是光和影的作用。此处景点便叫“神犬守谷”，天气晴朗的中午，犬成黄色，下午、早晨或阴雨天，狗是黑色，现在是下午，所以你看

到的黑犬的屁股上尚有一些黄毛。

唔，神秘大峡谷，又令人发一声惊叹。

漫步前行，小徐又指着对面山坡问我，你看那像什么。我仿佛看到了海市蜃楼，对面半山坡上分明是罗马的大斗竞技场的外景，我失声地叫了起来。太像罗马大斗竞技场了。小徐说，你说的真对，因为游人认识大斗竞技场的不多，所以我们为它起了“旋天古堡”的名字。我则保留意见，说古堡属于广义，叫它“大斗竞技场”最为贴切。

一路行来，小徐几乎走不几步便指出一处“典故”，令人接应不暇、叹为观止。过“天山琼阁”小徐指着左首一座山峰说，新发现的“千佛洞”就在此处。我顺着山崖望去，新开的山路还有刚拆去的铁索链。小徐说，为了参观方便，我们曾开辟了小径并搭起了铁索，先来旅游的人都有缘拜见了千佛，后怕佛像氧化，便关了佛门。对我来说这次未能拜谒千佛，未免遗憾。

我们继续前行，才注意到不知何时，脚下已是满地细沙，细沙下一条暗渠，流水时隐时现，用脚勾个小坑，马上溢出水来，用沙垒起小堤立即汇成一片水汪。这一谷的绵绵细沙、隐隐的溪流与峥嵘浑厚、大气磅礴的山势，构成了刚阳之美及阴柔之美的和谐，真是奇妙无穷。

左首突然出现一条岔道，上书“盖世谷”。我想起在山门处看到一副横联曰：“游离此谷再无峡”和“黄山归来不看山”有同工异曲之美。此谷既然叫“盖世谷”，便是盖世无双了。便想看个究竟，这里设有诸多演绎出的形象景物，但峡两岸险峰叠嶂，陡峭挺拔，让人处在谷里甚有窒息压迫之感。抬头望天，脑袋和脖子必须呈九十度才行。鄙人在天池路中见到过“一线天”，在独库公路上见过“鹰嘴崖”，诸如此类的名景在盖世谷便是小巫见大巫了，几乎俯拾可见。

只可惜走了三四百米,前边便断了路程,原来今夏的一次塌方,数千吨巨石轰然倒塌,使山谷顿时填平。我才想起此地的“一线天”和“鹰嘴崖”的惊险,假如一旦山神震怒,我们全会被包了饺子,遂匆忙退出了峡谷。

当走到“金字塔”时,小徐便劝我们留步。她说,景点八时清场,现在快七点了,我们只有即刻返回,才能在八时前走出谷口。我问前边还有多远,回答,还有三分之二路程。我当然不甘心,提出再走一程。小徐说,此谷走完要三四个小时,等咱们回来,天早黑了,这种危险导游们绝不能做,我们还是回吧,留点遗憾明年再来。在小徐的督促下,我只好怅然返回。

回程路上碰到一位步履蹒跚、形单影只的老人,便上前表示关切。老人说他是台湾摄影家代表团的,今年七十四岁,只因贪恋拍照,加之老迈力衰才掉了队,遇到我们同行始感放心。

我问起新疆之旅的印象,老人连声慨叹:奇绝!奇绝!回到台湾,够我出一本画册的了。而且起码有五六张作品,可以拿到世界摄影大赛中获奖。

我说台湾的阿里山、日月潭不是也很美吗?老人说,台湾几处景点固然很美,但和新疆相比差远了,新疆的景点,尤其是这条大峡谷,凸现的是大气、苍茫、雄浑和远古,这在内地什么地方都寻找不到的。我到过许多国家,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新疆这样震撼我的心灵。老人的眼睛闪烁着亮光。

当老人知道我是个作家时,便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。希望先生的散文大作早日付梓,让我尽快拜读。我的摄影集出版,也会很快寄给你的。途中邂逅了这位黄姓老者,并很快成为知己,令人颇感意外,但细细想来,毕竟都是

炎黄子孙,在同览华夏的名山大川时,就很容易心息相通,视为“同乡”了。

走出山谷,回身眺望“神秘大峡谷”,重山叠嶂笼罩在神秘的霞光里,我的眼睛里都被写满神秘、神秘、神秘……不由心中暗自思忖,山野村夫,追寻城市之美,他们把高楼大厦当成一道最神秘、最美丽的风景,而被钢筋水泥重压的



摄影 / 东润



摄影 / 东润

城市人,又把古老和原始当作神秘、美好,甘愿返朴归真。这种审美的交叉和融合,是件很自然而然的。

行文至此,我不得不承认,这篇散文是我一生中“神秘”最多的文章,神秘大峡谷,我岂敢吝嗇“神秘”二字。



摄影 / 王树声

奥依塔克探幽

如果你认为南疆都是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，那就错了。即使到了“世界屋脊”的帕米尔，你也会遇到芳草萋萋、绿水潺潺、塔松如盖、炊烟袅袅的柔美之景。阿克陶县的“奥依塔克”，便是集冰川雪峰、森林草原、清泉河流于一体的绿色去处。她像藏在深山的美丽的柯尔克孜少女，向世人揭开了轻柔的面纱，露出她纯净、鲜亮的娇容。

“奥依”在柯尔克孜人的语言里，即“月亮”的意思，“塔克”即“凹地”，如果翻译成汉语，它就是“月亮湾”了。

越野车沿着盖孜河谷向塔什库勒干疾驰，公路两旁时而可见维吾尔人的村落，那土黄色的坯房，铺着红毡的毛驴车，坎土曼倒吊在肩上的农人，显示着南疆维吾尔农村特有的风情。车子行驶到奥依塔克河和盖孜河交汇处，向右一拐，便给人以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感。这里野花竞放，清泉潺潺，黑花乳牛在草地上徜徉，雪白羊群在山道上游荡，蒙古包上飘出缕缕炊烟，勾勒出一幅草原牧歌的水粉画。

仅仅是一沟之隔，这里的村民便全是柯尔克孜族。据司机介绍，柯族和维族不仅语言相近，而且风俗习惯也很相似，最大的不同是维吾尔族从事农业，柯尔克孜族则从事牧业。

我认真观察柯族人的外貌。小“克孜”们和维吾尔族少女一样，喜欢穿鲜艳的衣裙，头戴小花帽，不同的是小花帽上比山下维吾尔族人的多了支鹰翎。老人爱穿长袍，这和维吾尔族老人几乎一样。而中年人戴的则是六角形的毡帽，这在维吾尔族中是绝对看不到的。也许因为高山寒冷，牧民外出放牧只有毡帽才能抵御风寒。柯族和维族的相貌酷似，都是凸鼻凹眼、浓密的胡须，明显不同的是，柯族牧人面如青铜，呈红紫色，那是高原紫外线留在他们脸上的印记。

由于路况不好，车子缓慢而行，使我有充裕时间欣赏路旁的风光。南疆之行，给我最大的感受便是，北疆天山背阴处全是郁郁葱葱的塔松，可南疆的昆仑山却是怪石嶙峋、寸草不生，除了山体的赭褐再无生命的绿色。奥依塔克则属于例外，在这里却有天然原始松林，这是因为此处水草丰盛、山谷深幽，又有冰川溪

流,于是创造出了小范围的大漠奇景。

我们终于登上了山峰绝顶,对面山峰上便是冰川。遗憾的是由于山颠的土包呈青色,致使冰川呈灰黑色,没有了天山冰川那种“舞起玉龙三百万”的壮观,但仍然能感到从冰川深处袭来的清冷。脚下便是冰河,时而听到冰川塌陷发出的沉闷响声,让人体味到“如履薄冰”的惊险。司机介绍说,去冬,他曾陪同香港凤凰电视台的旅客来到此处,多次拍到雪崩的壮丽景色。可以想像,一声轰响万吨积雪如火山爆发般从山顶涌下山谷,那该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啊!

深山里的夜晚仿佛比平原上来得早一些,夕阳刚刚从山顶上消失,夜色便像黑云般吞噬了山谷,我们匆忙赶回景区别墅。

当我从餐厅走出来,便被深山夜景陶醉了。于是我从房间搬出一把椅子,凭栏而坐,双手托腮,静静地观赏着夜景,聆听着大山中的天籁之声。

这里没有城市里灯火通明的温馨,更没有夜总会里钹鼓齐鸣的喧嚣,幽静中只有秋虫唧唧,偶有几声夜莺的啼叫,划破夜的静谧。

最为撼动人心的是大山,那庞大高耸的山峰被夜色勾勒出清晰的轮廓,黝黑的山体似乎要压到人的头顶,无数的繁星在夜空中眨着眼睛,一轮下弦月斜钩在山峰峡谷的边沿,让人想起苏东坡的“山高月小、水落石出”的佳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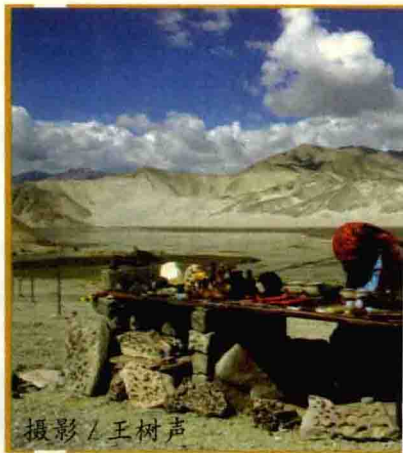
大山黑黝黝的,松林黑黝黝的,连白天雪白的毡房也变得黑黝黝的,只有一两声夜鸟的啼叫是清亮的。奥依塔克深幽得像口古井,偶有清风吹来,送来淡淡的暗香,让你恍然知道你原来立在山谷的花园里,沉浸在花丛的清香里。

我的遐想任意遨游,使我想起了维吾尔古典爱情长诗《莱丽和麦吉依》(“麦吉依”意为爱情而疯了的人)描绘的景象,眼前的景色与诗中麦吉依和莱丽在花园中幽会是多么地相似

啊!我仿佛隐约看到一位古代维吾尔绝色佳人,身着盛装正款款走来,我甚至嗅到了樱桃小口或云鬓里散发出的清新香气。继而,我又无声地笑了,这里是柯尔克孜草原,不是十五世纪维吾尔贵族的后花园。然而,在美的环境中,总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美的诗句、令人倾心的美丽形象及小姬似的美女。

头天来奥依塔克时,时近黄昏,绚丽的晚霞在夕阳的照射下映亮了雪山,像是雪峰顶上盛开着一朵硕大的金花,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我决定早起欣赏雪峰日出,我想它会比我见过的大海日出和戈壁日出另有一番韵味。

我们立在冰川河畔,隐约听到冰层下潺潺的流水声,和松林深处鸟儿啁啾的啼鸣,正是这响声使山谷显得更加清幽。东方雪峰的天幕上渐渐露出了淡青,渐渐地,淡青明亮起来,完成了一块纯蓝色的翡翠,一丝霞光透过来,仿佛将翡翠击碎了,形成一道金色的裂纹。继而,纹道越来越扩张起来,雪峰上的白云被渲染成五彩的锦缎,让人疑心天宫里有个美丽的仙女,她在用云彩作丝、阳光作梭,为自己编织美丽的嫁衣。渐渐地锦缎下方露出一条金红的弧线,我屏住呼吸,等待那庄严神圣的一刻。弧线变成了半圆,不知那一刻,半圆成了鲜亮的全圆,蓦地跳出了飞涌的云海,太阳出来了!我仿佛听到金辇隆隆行进的声音。不一会儿,分娩时的血衣渐渐淡去,最后变成挂在天



摄影/王树声

边晾干的纱巾。

因为来去行程的关系，我选择了夜晚和清晨两个时辰，独自享受了奥依塔克的美妙。肯定地说，奥依塔克别有一番情调。

眼睛“饱享”了太多的景色，下山的路上就要细细地反复“咀嚼”。路旁一名两三岁的柯尔克孜族幼儿，正挥舞着羊鞭驱赶着四五只羊羔，他踉跄的脚步显得十分可笑。“停车”，我大声喊道，好奇地向孩子走去。

“巴郎，塔马克伊奇登姆？”（小孩，吃饭了没有？）我用刚学会的维语和他搭讪。“哈啰？”他瞪起圆圆的眼睛和我打招呼。“他说什么？”我问司机。司机笑着说，他是在用英语向你问好呢！我绝对想像不到深山里一名刚走出妈妈怀抱的幼儿，会讲什么英语，倒是司机的解释更有意思：“这里的孩子都不会汉语，但对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感兴趣，于是随着外国人学了几句简单的用语。”

果然我再问他什么话时，他只是懵懂地摇头。这孩子三岁左右，在城市里像他这么大肯定还在托儿所里，或缠在母亲怀里撒娇呢，而他却赶着羊群放牧了。他的父母知道他管不了大羊，有意挑选了几只羊羔。

这时一只羊羔不听话地冲向一条沟壑。巴郎吆喝了几声，羊羔只回头望望根本不予理睬。

小巴郎生气了，他迈着碎步赶到了羊羔前头，两手抓住羊耳，小脑袋抵住羊头和羊羔角，用起力来。我正在掏相机，不想那羊羔猛地一顶，将巴郎抵了个四脚朝天，露出了可爱的屁股蛋儿和小雀雀，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。

小家伙一定是摔疼了，他愤怒地用皮鞭抽打着羊羔的脊梁，嘴里咒骂着“弄斯给！弄斯给！”我和司机笑出了眼泪，还是师傅上前伸手抱起了羊羔，才平息了这场羊与“巴郎”之间的角斗。

羊羔回到了羊群，我们挥手和最年轻的牧人告别：“禾西！禾西！”（再见）想不到他又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英语：“古得拜！古得拜！”望到他那幼稚的样子，我又一次返回抱起了他，亲了亲他的脸蛋。

来奥依塔克时是黄昏，告别奥依塔克时是清晨，然而奥依塔克却给了我常人没能欣赏到的美景，我只能告诉读者：美是多层次的，你只能从多角度、多层面观赏，才能发现美的内涵，美的深度和广度。

我轻轻地走了，挥挥手，告别塔松上的云彩。奥依塔克，我虽然离开了你，但那颗爱美的心却丢在了月亮湾里，溅起了一片涟漪，在一圈圈地扩散、扩散……



摄影 / 王树声